

# 《坤輿萬國全圖》與《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外譯本考疑

Original 2017-05-23 李兆良

### 摘要

金尼閣編譯的《利瑪竇中國札記》多種歐洲文字版本之間存在翻譯差異，而300年後出版的英譯本和中譯本與原文存在嚴重錯漏。600頁的札記，利瑪竇只用不到兩頁的篇幅敘述測繪《坤輿萬國全圖》一事，連實際比例尺的描述也不清楚。利瑪竇承認沒有見過其他的版本，“六幅版”地圖出現在南京或北京，個別歐洲文字翻譯版本不一，《坤輿萬國全圖》究竟是在南京還是北京完成的也有疑問。《利瑪竇中國札記》用的是中國傳統的測繪術語，指出地圖的錯誤是針對西方地圖而不是中國地圖。《坤輿萬國全圖》中一半的中文地名，當時歐洲地圖沒有對應。1593年，利瑪竇尚未製作《坤輿萬國全圖》，“六幅版”中文世界地圖已出現在南京。因此，《坤輿萬國全圖》原本早已存在，《坤輿萬國全圖》應是鄭和時代(1405—1433)大航海的成果，中國的地圖學，不是西學東漸，甚至有可能是中國的世界地理與地圖學流傳到西方。世界地圖史應該還原中國對地理大發現與地圖學的貢獻。

### 引用格式

李兆良《坤輿萬國全圖》與《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外譯本考疑[J].測繪科學,2017,42(5):35-43,61.

### 正文

《坤輿萬國全圖》是歷史上第一份最詳細，比較精確的世界地圖。該圖一向被認為是利瑪竇以特里烏斯的1570年世界地圖為藍本繪製的。全圖1114個地名，全部中文標注，比奧特利烏斯的世界地圖增加了幾百個。該圖有一半的中文地名在當時的歐洲繪地圖上沒有出現，包括美洲地理，是歐洲人200年以後才勘探的，而中國區域的地理地名是永樂宣德時代的，原因至今無法解釋。

本文探討《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關於利瑪竇對《坤輿萬國全圖》成圖的記錄，發現根據英譯本翻譯的中譯本刪掉了一些重要部分，一些段落反映了利瑪竇參與該圖製作工作有限，與一貫說法不符：①利瑪竇札記中沒有坤輿萬國全圖序言，所以不能肯定是他撰寫的；②《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由金尼閣整理出版，利瑪竇未作校對；③拉丁版、法文版、西班牙版、意大利版和英文版與中文版的《利瑪竇中國札記》的地圖尺幅不符；④利瑪竇以一年多時間很難完成3種不同版本的地圖巨作；⑤明代官員秘藏《坤輿萬國全圖》版本，利瑪竇不知情；⑥利瑪竇沒有見過萬曆皇帝，一切事宜由官員代理；⑦利瑪竇準確記錄所過城市的緯度是用中國漢代以來的測量術語，而不是來自歐洲。

以《坤輿萬國全圖》這麼一份巨作，利瑪竇在他的中國札記600多頁里，提到《坤輿萬國全圖》主要兩處，每次不足一頁，沒有納入他的序言更是費解。序言的文筆也不像一個外國人學了十多年中文就可以寫出的，今天土生土長的中國資深學者也不一定有如此文采。此篇序文疑為明代官吏代筆。《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是另外一位比利時籍傳教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在利瑪竇死後，根據他的筆記整理的。金尼閣從來沒有機會見到利瑪竇，所以利瑪竇也無法校對認可金氏的譯著，中譯本對成書經過有比較好的交代。金尼閣約1610年抵達中國，1611年初到南京，由李之藻送到杭州。其中一段時間(1613-1614)取道澳門、印度，回到羅馬途中，把利瑪竇的意大利文筆記翻譯為拉丁文，加插了利瑪竇其他著述的內容，於1615年出版。金尼閣於

1619年重回澳門，1628年在杭州病逝。利瑪竇筆記原文為意大利文，金尼閣1615年首先出版的是拉丁文版本。隨後幾年，陸續發行了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等翻譯本，書名略異。之後的其他歐洲語本基本上根據拉丁文版，該書是歐洲漢學者首次認識中國必讀的一本書。

《利瑪竇中國札記》中透露重要信息，證明他對《坤輿萬國全圖》的製作參與非常有限：①金尼閣沒有機會見到利瑪竇，他整理的《利瑪竇中國札記》，利瑪竇本人無法校對。各種譯本存在諸多矛盾和錯誤的翻譯，泄露南京藏

有《坤輿萬國全圖》原圖；②除附錄外，《利瑪竇中國札記》600多頁，談到與李之藻合作地圖不到兩頁。利瑪竇對其他事情巨細無遺的記錄在案，而對《坤輿萬國全圖》如此曠世巨作，只是輕描淡寫，不合情理；③《利瑪竇中國札記》沒有載錄《坤輿萬國全圖》的序言，該段文字不像一個只學了十多年中文的外國人所寫的，應為李之藻等官員代筆；④利瑪竇描述地圖尺幅不準確。札記拉丁文、法文、西班牙文描述的《坤輿萬國全圖》是一人高，沒有寬度，頂多是方形，不是長方形地圖，不是英譯本的6英尺平方，也不是中譯本的6平方英尺。製圖人瞞住利瑪竇私下製作了另外一版，其他“新手”又刻印了“八幅一圖”的地圖，可能是指《兩儀玄覽圖》；⑤1593年的《乾坤萬國全圖》天下人物事迹》透露南京有“六幅版”地圖，

據《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官員稱“六幅版”地圖是萬曆在北京訂制的。其實“六幅版”就是本來《坤輿萬國全圖》原圖的式樣，原藏南京；⑥利瑪竇1600年5月啓程到北京，有一段時候在天津被監禁，1601年初才到北京。1602年秋天，《坤輿萬國全圖》已經刻印好。如此大型的地圖，按比例整合分圖、翻譯地名、校對、繪製、刻印，李之藻只是在工余之暇創作，一年內不可能完成，何況還制備了3種版本，除非地圖本來已經存在；⑦官員要瞞住利瑪竇，可能是不希望他知道地圖本來存在，怕泄露秘密，犯欺君之罪。官員們在原圖上添加序言和有限地名，利用利瑪竇名義公開，他其實沒有看到其他版本；⑧利瑪竇沒有見過萬曆皇帝，一切事宜由李之藻等朝臣代辦；⑨《利瑪竇中國札記》與《坤輿萬國全圖》引用在中國一千餘年來傳統表達緯度的測繪術語，地圖不是利瑪竇測繪，也不是利用西方數據；⑩奧特利烏斯與普蘭修斯的地理準確性與細節遠遜於中國元代測量和明代原測地圖，證明中國具備準確測量技術，能製作《坤輿萬國全圖》。

利瑪竇是第一進入中國，接觸到最高層的歐洲人，他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首位中介。最受傳頌的是他的《坤輿萬國全圖》。後來比利時人金尼閣為他整理的《利瑪竇中國札記》，是西方研究中國最早的文獻，被翻譯了多種語言。因為《坤輿萬國全圖》，利瑪竇還有一個盛名是“中國的托勒密”(加萊格爾英譯本序言)。可是，《坤輿萬國全圖》的內容與利瑪竇的時代和身份嚴重不相符。

本文從《利瑪竇中國札記》不同歐洲文字的原文獻翻譯本整理出利瑪竇的記錄，更正了部分翻譯的錯漏，闡明中國測繪的成就，再次有力地證明《坤輿萬國全圖》的經緯度、橢圓投影的測繪技術是中國原創，不是來自西方。利瑪竇對世界與中國地圖的測繪參與非常有限，他最大的貢獻應是在明朝宮廷政治衝突的環境下保存了中國寶貴的地圖資料。明代大航海時代的中國人實地測繪了南北美洲和澳洲北部。中國部分則是歷代千千萬萬中國人民，從地方到中央統籌測量，編錄在地方誌的地圖整合而成。再加上以往收集的歐洲、非洲地理材料，編繪《坤輿萬國全圖》。

中國自明代中衰，歷經明、清、民國的外患內亂，歷代的科技成果典籍遭到空前的破壞，大部分毀佚，或被劫掠到西方，經翻譯後返回，被誤以為西學東漸。《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譯本源自1953年英文版，後者略去中國測繪貢獻的關鍵段落。西諺有云：“真相消失在翻譯之間”(Lost in translation)，這是最嚴重的例子。幸而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版本保存了原貌，對照各版本，還原了400年前的歷史真相。

此項研究重要教訓是：①中國科學並非從來落後，明代以前一直領先世界，地圖測繪學尤其突出，在明代大航海後有突飛猛進的發展，能在海洋上測繪比較準確的經緯度，獨立掌握橢圓投影製圖技術，測繪全球；②《坤輿萬國全圖》的地理測繪是獨立創新的，不是西學東漸。地圖學是否東學西傳還要進一步鑒定；③翻譯者責任如山，需要在信達雅的前提下保留原意，不能任意憑臆度更改；④應該重新檢討審查16-17世紀東西方文化交流初期的誤譯誤導；⑤應該還原歷史，重新定位中華文化在世界的地位；⑥全世界學者有責任主動積極更正世界史中的不當之處，以彰顯科學無國界，堅持客觀的學術態度。

2017年(第42卷)第5期

